

钟敬文

季羨林

邓九平

主编

读

书

文

萃

书林独步

SHU LIN DU BU

书林独步

钟敬文 季羨林 邓九平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林独步 / 舒乙等著.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7.12

(读书文萃; 3 / 钟敬文等主编)

ISBN 7-5057-1412-0

I. 书… II. 舒…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26272号

书名	书林独步
编者	钟敬文 季羨林 邓九平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通县曙光印刷厂
规格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 印张 258000字
版次	1998年1月第1版
印次	1998年2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书号	ISBN 7-5057-1412-0 / Z · 143
定价	21.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读书文萃》丛书

顾 问

张岱年 卞之琳 冯亦代 严文井

编 委

钟敬文	季羨林	牛 汉	林斤澜
梁 衡	姜德明	李国文	邵燕祥
谢 冕	钱理群	舒 乙	邓九平

序

书是人类认识的载体。有知识的人把所见所闻或所思所想记录下来，便成为书。有价值的书是智慧的结晶。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表现于这个民族的人民的精神生活中，也储存于这个民族长期流传的典籍书册中。

我对于世界有所认识、对于人类的崇高理想有所了解，都得益于读书。通过读书，我认识到人除了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之外，还应有高尚的精神生活。通过读书，我了解到自古以来许多志士仁人感人肺腑的光辉事迹。

我幼年在家塾读书，读了《论语》、《孟子》，但只是诵读而已，并不理解其中义蕴。十多岁阅读宋代哲学家周敦颐、张载的著作才对于先秦儒家的精义深蕴有所了解。周敦颐在《通书》中说：“颜子一簞食，一瓢饮，一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又说：“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矣。”又说：“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其重无加焉尔！”周敦颐《通书》的这些话，阐述

精神生活的崇高价值，可谓深切著明，我读了深受启发。

张载《正蒙》说：“恬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为能尽其道，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显示了博大的胸怀，宏伟的抱负，使我对于《论语》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有进一步的了解。

20年代末，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阅读了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恩格斯《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的中英译本。早年的中译本的译笔不甚通畅，英译本比较明晰。我读这些著作，感到豁然开朗，深受启发。我以辩证唯物论的理论与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潮作了比较，认为辩证唯物论是现代最伟大的哲学。从此，我对唯物论深信不疑。

30年代初期，我广泛阅读了先秦诸子、汉唐哲学、宋明理学以及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家王夫之、颜元等的著作。在深入探索的基础上，撰写了五十多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这是一部以问题为纲的中国哲学著作，书中对于自古以来的唯物论思想特别是王夫之的唯物论思想有较多的阐发。王夫之的哲学思想可谓博大精深，尤其他的坚苦卓绝的高尚志节令我深深感动。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我提出今后应该发扬王船山的哲学。

西方现代哲学家怀特海与罗素都认为西方近代哲学乃是古希腊的哲学进一步的发展，认为古希腊哲学是近代西方哲学思想发展的源泉。我认为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先秦诸子哲学乃是汉唐宋明哲学思想发展的源泉。《论语》、《孟子》、《易传》、《老子》、《庄子》、《荀子》的思想对于后世的思想的发展有深刻的启迪作用。

多年以来，我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近年以来我更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问题，常常重温《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易传》等书，感到先秦诸子学说确实含有深湛的智慧。举例来说，我认为古代儒家关于人生价值的学说、道家关于宇宙本体的学说，至今犹能给人以启发。

学亦多术，其中一项是读书，书是前人经验的总结，前人思想的结晶。接受前人累积的知识，必须读书。在思想史上，连提倡“六经注我”的陆象山也还说：“束书不读，游谈无根”。作为学习的途径之一，书是必须读的。

读书只是学之一术，学不限于读书。孔子弟子子路已经说过：“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读书不是求知唯一途径。求知之道很多，其中最基本的是向有知之人学习。这就是所谓学。学就是接受前人的经验。但是仅仅简单的接受还不行，必须加以消化，消化之道在于思考，这就是所谓思。思就是在接受别人的经验并取得自己的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分析综合。学与思都是重要的。孔子有两句名言，即：“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虽然是两千年前讲的，在今日仍不失为一个基本原则。

书籍是思想文化的载体，每本书在内容上，必然会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我们在读书时，一方面要虚心体会，努力研求其中的深湛义蕴；另一方面还要有批评态度，要辨识前人思想的偏失。既要虚心，又要保持批评精神，才是正确的态度。只有在读书时勤于思考，加以分析却精取精，去伪存真。才能在前人已经达到的水平之上有所前进、有所创新。若盲目迷信典籍，缺乏批评精神，只能使思想陷于停滞，那是不

足取的。

在读书中坚持独立思考，就要以对于实际情况的观察、考察、调查为基础，而观察不可能是静观，离不开社会实践，实践是思考的主要基础。在实践中读书，在读书中思考，在思考中实践，这是研究学问的必由之路。

读书应选要择精，选择有代表性的典籍细读。古往今来，书亦多矣，卷帙浩繁，蔚为大观。清代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其数目之多，汗牛充栋。有谁能遍读四库呢？阅尽中外书籍更难实现。即令读尽天下所有的书，如无分析能力，也未必有益。

时至今日，只读中国的书是不够的，还须兼通海外的著作。“言必称希腊”，固然不足，对于西学无所了解，也难免固陋。尤其是研究学问，更必须兼通古今中外。明末思想家方以智说：“坐集千古之智”，引为幸事。当今世界，不但要集中中国的千古之智，更应集中外千古之智了。只讲“坐集”，还不够，还须重视实践，在实践的基础之上分析综合，广集中外的千古之智。

人在读书可以各从所好，但在研究学问时，则必须有谦虚的态度，应知自己在知识的海洋中只能涉足于一二小小的角落而已。因此，研究学问，一方面要能独立思考，不受古往今来任何成说的束缚，一方面要有谦虚的态度，承认自己学识寡浅。既要有创新的勇气，又应自视歉然、深感自己的不足。惟其如此，才可能为人类的知识宝库增添一二晶莹的真理颗粒。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由钟敬文先生、季羨林先生和邓九平同志主编的《读书文萃》丛书，所选有关当代文人读书

之作，精思健笔、心诚意雅、启人神智、发人深思，相信读者在阅读中能得到理趣的享受。

是为序。

张岱年

写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1997年10月

目 录

1	董衡巽	记杨绛先生
9	宋遂良	“人世间最珍贵的东西”
12	舒 乙	《书话文丛》序
15	叶秀山	我还是要买书的
19	刘锡诚	人品和作品
24	贺兴安	读《我爱喝稀粥》
28	柳 萌	我喜欢的《搪瓷茶缸》
30	刘湛秋	夜读普里什文二题
33	刘绍棠	我读外国小说比中国小说多
40	朱金顺	贩书杂记
46	汪浙成	流 逝
51	吴中杰	人性的悲哀
55	李元洛	旺角书香
59	吴泰昌	老师的书
64	张昆华	画意诗情入文来

67	童道明	心的宁静
69	王春瑜	藏书百态
71		书神之吼
74	许 淇	我的“圣经”
78	戴厚英	书的蛊惑
83	张同吾	艺术的自焚与结晶
88	何西来	要经得起查书
92	楼肇明	《第十三位使徒》
105	刘锡庆	“飞”的美丽
109	吕同六	多一些朴实和真挚
113	滕 云	我记住了《雪》
116	钱理群	长长的背影
126		真的人和真的杂文
134	陈四益	书趣五则
140	沙叶新	我与书
143	秦 晋	喧嚣与宁静
146	简 宛	书缘未了
149	隐 地	借书·借书
153	郭启宏	书之归去来
156	许达然	逛书店
159	毛志成	珍惜书缘
162	杨匡汉	书桌情话
167	刘梦溪	一篇文章的代价

171	魏明伦	读书三性
173		《巴山鬼话》自序
177	董 桥	文章似酒
179		世界上最大的书店
181	朱 晶	真 挚
186	马瑞芳	清雅脱俗 温馨自然
189	刘心武	娓娓道清贫
195	叶文玲	十万斛活泉洗出来
205	冯骥才	《一百个人的十年》前记
209		决不放弃的使命
213	亮 轩	书家春秋
218	雷 达	关怀灵魂
224	郭宏安	莫泊桑：在福楼拜与左拉之间
232	孙 荪	习惯成自然
235	韩静霆	《大出殡》后记
245	吴岳添	最现代化的图书馆
248	杜渐坤	痛悼戴厚英
255	周国平	书与人生
259		人与书之间
263	梅 洁	创作的眼睛
266	赵 园	买书记（之一）
268		买书记（之二）
270	梁 衡	好书耐抽读

274		读柳咏
281	谢思忠	不爱读书——文化素质缺陷之二
288	鲁枢元	生命与书
297	周 涛	论读书的坏处
301	王光明	散文式批评：与生命对话
306	燕治国	书斋闲话
313	韩石山	黑沉中的亮丽
319	赵本夫	一种人生境界
322	王小鹰	长辫子与书
327	肖复兴	少读宋词
331	彦 火	书呆子杂趣
337	黄维梁	享福的人受苦了
343	叶稚珊	一本打开的书
351	叶延滨	谁解其中味
355	谢友鄞	在散文的行列里挎刀行走
359	梅绍静	那个夏天租书读
362	毛时安	在寻找精神家园的过程中
366	陈子善	傅雷父子的签名本

董衡巽（1934— ）笔名石枚。浙江余姚人。外国文学专家。1956年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任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英美文学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著有论文《美国现代小说家论》、《海明威浅论》，译著有《马克·吐温画像》、《美国十九世纪文论选》、《老人与海》、《人鼠之间》等。

记杨绛先生

记得我们在北大上学的时候，很喜欢到朱光潜先生家里去。年轻学生不懂事，晚饭后常常一大群人嗡到燕南园西墙下的小平房，在朱先生书房里一坐一两个小时，毫不珍惜先生的时间。朱光潜先生是一位严师，课堂上不大有笑脸，对谁也不留情面，但课下待学生很宽厚，你提什么样稀奇古怪的问题，他都不嫌弃。我们呢，总爱问一些很傻很傻的问题，譬如说：“全中国英文谁最好？”“全中国翻译谁最好？”对于这种上帝也没法回答的问题，我相信几乎“全中国”所有的教师都会说你“幼稚”、“无聊”。可是朱先生不。他为了打发

我们的好奇心，可以告诉你全中国英文谁最好，翻译谁最好，好像全国参加奥运会的选拔赛刚刚结束，英文和翻译这两项冠军已经决出，但是结果尚未公布，他作为裁判长优先透露给我们，关于“全中国翻译谁最好”，他说这个问题可以分三个方面：散文（即小说）翻译、诗歌翻译和理论翻译。我们接着问：“那么散文翻译谁最好？”他回答：“杨绛最好。”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杨绛先生的名字。

1956年我分配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工作，和杨绛先生同一个单位。那时候年轻人进所，只要条件允许，一般都有专家指导做研究工作，我归杨先生领进门去。杨先生开始时没有答应，说自己“政治思想水平低”，指导不了年轻同志，后来和我接触稍多，觉得我对文学还有点兴趣，便勉强同意了。于是我成了杨绛先生的“门外”弟子：关门之后的非正式弟子。

此后几个月，杨先生给我开英国当代文学的书目，指导阅读，解答问题，耐心细致，认真负责。可惜好景不长，不久我下放劳动。回来之后，转向去做另一项工作，不属她指导了。

大概是在“大跃进”前夕，杨先生变成了西方文学组的一面“白旗”。经过全组的“帮助”，她汲取了教训，暗下决心不再写文章。但她既是“研究员”，不免还得写。她论萨克雷《名利场》的文章一度被扣上“人性论”、“资产阶级写真实论”等帽子。但是，她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只在论述到萨克雷的思想和艺术处加上大量注释，看得出字字有来历，句句有出处，她本人的见解隐匿在客观评论之中，虽没有另行阐发，却具有“争鸣”的气概。“文革”中，杨绛作为“反

动学术权威”挨批，“反动”两字乃“宏观把握”，“微观”到她的文章，火眼金睛的革命群众实在找不出她何时、何处“反动”来着！

我在学生时代听了朱先生的评价之后，一直想向杨绛先生学点翻译的本事。来到文学研究所后不久，我作为练习，试译了一篇英国小说家萨基的短篇小说《开着的窗门》（*The Open Window*），去求教杨先生。杨先生看完之后，找我谈话。她头一句话是问：你是不是朱先生的高材生。我嘴上说“不是，不是”，心里不无得意，等着“全中国”最好的翻译家的称赞。谁知一看译稿，上面打了十几个问号。我一下子懵了，心想我译得非常用心，怎么会有这么多错？杨先生问我：你是怎么翻译的？我说，头一遍对着原文边查字典边译，译得很慢，第二遍润色中文，速度就快了，最后誊清，誊的时候再改中文。她说这个方法不对，你译第二遍第三遍的时候，就她更加严格对照原文，看译文是不是符合原意，有没有走样。

回家后，我仔细琢磨杨先生打问号的字句，发现错误分两类。第一类是原文把握不住，摸不透含蓄语调的真意，或者看不出字句尖新之处，这也许是英语水平问题；第二类属于态度：自己心里偏爱某个词，不管同原文贴切到什么程度，便擅用了，还有，原文细微的地方，照顾不过来，来一个简化处理，企图马虎过去。

以上所犯的错误可能是初学者的通病，但杨先生这次谈话给我上了一堂端正态度的启蒙课。我头一次感到翻译是一件难事，这难首先难在态度。即使属于水平方面的问题，如果竭尽全力反复琢磨，也会减少一点错误。也许可以这样认为：认真的翻译和不认真的翻译，对于同一个译者来说，效

果的差别会是惊人的。

为了提高翻译水平，我读了杨先生翻译的法国文学名著《吉尔·布拉斯》。读的时候很感到一种语言文体美的享受。译文像行云，像流水，从容舒缓，有时候夹杂一些上海话，虽是方言，却与自然流畅的译文浑然一体。流浪汉体小说有时枝蔓横生，但得力于译文的可读，我能一口气读完。不过，读完之后，我产生过一点疑虑：原文也是这样优美、这样畅达吗？其中有没有译者的“加工”？当时不无疑虑。我不通法文，不敢妄说。

最近读到法国文学专家郑永慧同志的文章。她说：“我在大学读书时看过《吉尔·布拉斯》原文，对勒萨日的文章有一定的印象，50年代读杨绛的译本时，就惊异于行文之流畅，用词之丰富，认为完全符合茅盾同志的要求：‘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误地再现出来’，应认为是文学翻译中卓越的范例。”

我读了杨绛先生谈翻译的文章《失败的经验》之后，加深了对她翻译观的理解。她说：西文冗长，多复句，“一个句子可包含主句、分句、形容词组、副词组等等。按我国语法，一个句子里容纳不了许多分句和词组，所以翻译时免不了断句，而在断句和重新组合这些断句的过程中，必须突出主句，并衬托出各部分之间的从属关系。从属的各分句、各词组都要安放在合适的位置，使这一组重新组合的断句读起来和原文的那一句是同一个意思，也是同样的说法在组合这些断句的工序里，不能有所遗漏，也不能增添。好比拼七巧板，原是正方形，可改成长方形，但重拼时不能减少一块或增添一块板。”这意思是说，译者要按读者熟悉的语言习惯，去传达